樗軒集

下

題叢篁枯木圖

風霜枯木困枝柯浥雨叢篁穩味多剪伐由來吾不患閒餘擡眼費吟哦

長淵阿郎浦營 見輿地勝覽

渚清沙白十分奇潮退雲收水靜時正値太平無事日將軍橫槊賦新詩

重九奉邀吉甫

今日是重陽籬邊菊正芳良辰不可負要與上高岡

次敬甫韻贈吉甫

莫恨花殘減却香清和時節亦風光送春迎夏悲仍
喜爲報隣翁和一章

雨中憶萬從敬甫吉甫要與相會

最惜年光去堪憐喜雨來濛濛和霧過細細逐風回
撤帙當床局棲塵倒案杯喜聞烏鵲報矯首立徘徊

題畫竹二首

竹老節不改春歸無所榮衝風兼打雨添得一般清

右老竹

新篁初解籜娟娟有令姿貌得淇園趣持以遺所思

右新竹

長興題詠 兩句見輿地勝覽

霧樹牽風隨路遠雲山礙日上樓遲

海南題詠 兩句見輿地勝覽 癸亥重印時考出追錄

脩程並海疑無地華屋臨風別有天

仁川題詠 兩句見輿地勝覽 癸亥重印時考出追錄

遠近漁燈明滅裏高低海島有無間

遂安龍潭詩并序 見輿地勝覽 癸亥重印時考出追錄

去郡一里許有巖如口噴出淸泉淙淙而流瀦泫成淵冬不能氷旱不能竭雨不能溢崖石高起可坐五六人毫髮皆鑑穴轉而隘狀若咽喉莫敢窺

其源矣殆造物者停機畜恠以待世之好奇者耶
石門蒼霧晝冥濛潤接星河雨露通一派靈源澄不
竭此間疑是有蛟龍

齊侯伐我北鄙　吳伐我　漢城試魁

逞兵修怨而無懲忿之志脅威要盟而失制敵之謀
皆非春秋之所予也何者齊侯則怨魯之貳己而遂
興侵伐之舉魯公則惕吳之逼己而輕爲歃血之禮
是故春秋前則直書北鄙而著齊侯之罪后則諱書
西鄙而明我公之失春秋之法嚴矣聖人之志見矣
大抵事有曲直兵有老壯兵之老壯實在於事之曲

直也是以伐國者不以兵強爲恃而妄加於人見伐者不以兵弱爲屈而見脅於敵苟爲於非義則善戰者必服其上刑苟出於非義則褐冠者終不惴矣况以忿兵而加於隣國則其不服上刑之罪乎以中國而脅盟於外夷則曾不如褐冠之守乎春秋之貶不亦宜乎吾想夫魯之於齊修聘往會世不相絶固有交好之審略無可構之釁矣彼齊侯之伐鼓入鄙果何爲歟吾知玉帛之禮一成於晉而矛戟之嫌已構於齊今日北鄙之伐實前日赤棘之盟爲之祟也以如此一時之忿肆如彼莫測之禍豈所謂已亂之道

乎聖人之心以爲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皆反求諸己烏可妄動干戈而搆怨於隣國乎至若具以腥膻之醜聽其齊桀之謀滚蹂曲阜敢肆跳梁凡魯之臣民孰不扼腕哉苟有中主具臣抗厲自奮守以城郭之固喻以辭命之善則彼雖强暴尚何畏哉顧乃戎醜之鼓一聲於域中而壇坫之約已懇於城下縱不念爲國之道可不思行己之耻乎聖人之心以爲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則順受其正死於社稷乃其職也偷生免禍豈仁君之道乎噫知春秋之責齊則可以知强者之自抑知春秋之責魯

則可以知惻者之自立矣此所謂經世之典百王之法良以此也雖然齊伐我之後又有于鞍之戰吳伐我之前又有入郲之師于鞍之戰魯所以報齊之伐也入郲之師魯所以召吳之兵也曰齊曰吳西鄙北鄙之間干戈爛漫而不息哀我斯民其又何辜嗚呼愚哉齊魯之君也人伐而已復之已伐而人復之伐人之國是自伐其國也殘人之民是自殘其民也此往彼來特一間耳何其不思之甚歟

紀裂繻來逆女　公孫壽來納幣　監試魁

簡其禮而失之於輕過其禮而失之於重皆非重大

昏之禮也何則逆女禮之重者而紀侯使大夫而往逆則不己輕乎納幣禮之輕者而宋公使國卿而往行則不己重乎是故春秋書逆女以示過輕之罪書納幣以著過重之失大婚之禮定矣云云嘗謂夫婦人倫之重而婚姻人道之始也于以合二姓之好亦以基萬福之源天下之禮莫大於是矣過於輕固非禮之正也過於重亦非禮之節也惟其稱禮而已矣今紀侯則怠於親迎而付諸大夫宋公則急於納幣而使其國卿彼安知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不可以越之也哉宜乎聖人之不予也自今觀之往

迎爾相而承醮子之命文定厥祥而成嘉止之禮內而承宗廟之祀外而爲毋儀之重然則逆女必親禮則然矣今紀侯之使卿其有合於往迎之儀乎百兩御之不躬不親而閒關車轄匪載匪來使大夫之微求一己之匹豈所謂重大婚之禮乎娶妻所以爲伉儷則不重其禮是不重其身也所以主宗廟則不敬其禮是不敬其親也豈逃於春秋之所責哉至若當圖婚納幣之時非大夫所係之禮則雖不使公卿之貴可以成媒妁之約矣而況壽以公孫之卿居於股肱之位百官之所仰一人之所敬者也彼宋公之使

卿其有合於禮之正乎以一國莫貴之臣使一己最輕之禮其大臣與君同體之義果安在乎其人君使臣以禮之義亦安在乎尤不得不爲春秋之所貶也嗟夫春秋之所取者中也所貴者亦中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則過輕非中也過重亦非中也中之爲道民鮮久矣聖人寧不棘心於其間哉雖然二君之失則固已矣愚於二臣尤有憾焉大抵臣之於君陳善閑邪納君於無過議紀法而修諸朝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國則專掌其事何可自受其命而納君於非禮乎使是舉而爲非禮則當極諫而不行知其

非禮而不言是不忠也不知其非禮是不智也不忠不智而可以居公卿之位哉比事屬辭二臣之罪舉不逃矣

王若曰法立弊生古今之通患也東漢因都試起兵之弊省郡國都尉罷車騎材官宋太祖覩唐末藩鎮之強至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然東漢有内重外輕之失宋有武略不競之患漢文納賈誼之言禮貌大臣不使施刑其流之弊大臣遭誣不能自愬唐太宗待臣以禮三品以上不使與諸囚同引諸囚常引而貴臣反不見引所失多矣光武鑑

前漢數世之失權三公備位政歸臺閣矣注擬用捨自古爲難漢唐以後或宰相主之或銓曹主之得失不能免後人之議此四事皆有關於治道其詳可得而言歟本朝懲高麗私兵而盡革之其後大臣有言私兵之利懲高麗卑辱大臣雖有罪過使不追身以衆證爲定大臣又云後世必有無罪而被誣者懲高麗大臣之專政大小之事悉取裁決政府不能自斷大臣云承政院持權太重懲高麗政房猥濫之弊而吏兵曹分掌之其權亦重大臣有欲復設政房提調臨時落點者所議四者之

策然乎否乎抑有可議者歟子大夫博通史策蔑燭時措之宜其各悉心以對

丁卯重試第七人

臣聞時有古今而理無古今世有前後而治無前後觀古人得失之由可以驗於今觀先世治亂之跡可以鑑於後然則今當何法不在前代之治乎今當何鑑不在前代之亂乎觀其治者而行之亂者而去之在今日參酌損益之耳恭惟 主上殿下進臣等于庭策之以古法之所弊繼之以時政之可議乃曰子大夫博通史籍其悉心以對 聖問及此臣雖愚昧敢不罄竭其萬一 聖策曰法立弊生止宋有武略

不競之患臣謂西漢之初列郡有都尉材官每歲之秋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其殿最至光武深懲翟義之亂起於都試之兵而遂罷其法宋太祖誅李筠李重進而謂唐之僭竊相踵皆由外權趙普亦彌縫其意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而皆聚於朝廷是豈非懲羹之太甚乎夫東漢之失不失於都試而失於內重之弊趙宋之危不危於藩鎮而危於武略之踈卒使漢不免閹官之內訌宋不免二帝之見拘可勝嘆哉

聖策曰漢文納賈誼之言止所失多矣臣謂賈誼痛哭時弊深歎笞辱大臣之失至有堂地簾陛之喻蓋

簋不修之說賈誼之策非不善也文帝之納非不美也然長沙見謫賈誼之言果盡行歟文帝之納果真心歟卒使大臣被誣而無有卞白含寃受屈飲恨就戮者有如楊惲望之之事宜矣是豈賈生之罪歟唐太宗尊禮大臣寧以耻責之而無以刑加之使不與諸囚同引其意可謂美矣然諸囚嘗引自白而大臣反不見引如劉洎張亮之事亦可歎矣是豈法之過歟太宗有尊禮大臣之名無尊禮大臣之實不辨曲直妄施其刑太宗不得無議矣　聖策曰光武鑑前漢數世之弊止政歸臺閣矣臣謂西漢之時如田蚡

之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有專權之失光武之所懲宜矣然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奏事日旰天子忘食而大臣徒取充位䜟鐵之議千秋囊括不言昌邑之事張敞緘默不與豈知臺閣之言有甚於彼乎　聖策曰注擬用捨止其詳可得而言歟臣謂漢自高文二千石以上丞相專之列卿無有柔權之弊自漢之東銓選之任專在尚書唐有勑授而宰相奏議開元以後則起居補遺皆歸於銓曹或得或失互爲輕重寧無後人之議先儒有言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

誠不易之論也 聖策曰本朝懲高麗私兵之弊止有言私兵之利者臣謂高麗之季政在權臣各擁精兵以衛其門良臣勁卒分屬於己堅甲利兵各藏於家往往陰畜不軌至有跋扈難馭者是於聖人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之訓爲何如哉況在 文明盛治之日踵前朝衰微之弊法而爲之可乎臣不知有獻私兵之策者是何意耶是無異見車之覆轍而欲蹈之也臣但有妄意今京師宿衛之兵可謂精且鍊矣彼邊鄙之甲兵豈皆堅利士卒豈皆精鍊在今日雖無可憂古人云養貓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畜

不捕之貓今雖無虞豈可以無虞而守以不精之卒
乎此非細事伏惟採之　聖策曰懲高麗之卑辱大
臣止必有無罪而被誣者臣謂高麗之卑辱大臣固
不足言我　朝之不使追身或以公書問覈或以衆
證辨論是我　朝尊禮大臣之美意雖有無罪被誣
者特百中之一耳不可以萬一之失而廢其良法美
意也歟是策者無乃見刖足之人而廢其屨者乎臣
抑有妄意任刑官者務以深刻爲能一干攸司罕有
得脱時有特蒙　聖上之明察而見其原宥者焉是
豈他哉有司多以失輕被責而無有失重而獲譴者

也是非細故伏惟察之　聖策曰懲高麗大臣專政
止承政院持權大重臣謂高麗大臣專政之失言之
可謂於邑然大臣專政之失不在於盛治之時而每
見於衰亂之世則豈馭之失其道耶抑任之失其人
歟古人有言曰勤於求賢逸於得人又曰疑則勿任
任則勿貳旣置諸大臣之位則必有大臣之責矣大
臣百責所萃則豈可不任以事而備員於其位以貽
聖上之憂勤也哉政院昵近左右空其權之重也
然時無太過之失臣不暇言矣　聖策曰懲高麗政
房猥濫之弊止臨時落點者臣謂前朝政房猥濫之

弊可謂痛心矣今吏兵之官權亦重矣然職之所在
權亦隨之雖落點提調豈無其弊委諸吏兵則惟一
吏兵耳臨時落點則凡可爲受點者常時之犇競亦
倍之是則委重權於衆宰相也惡一吏兵之權而委
權於衆宰相可乎況前朝已驗之事不可復行於
明時也 聖策曰所議四者之策止悉心以對臣謂
四者皆古人已行之跡而今日所議之事 聖策所
問臣既略獻瞽說第未知能爲可採乎蘇子有言曰
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
重於太山當國家無事之時言之者皆爲厭聞陳說

固其宜也臣於篇終敢有獻焉從諫若漢高不患世無張子房好言如唐宗不患世無魏鄭公士生於世孰不欲結明主知談當世事乎然大庭之策一陳而江都之命隨下佛骨之表一上而潮陽之謫旋至遂使轉喉觸諱之慮一溪唯阿取容之計益熟讜論不聞而諛言日進溪非國家之福也臣故曰天下之事不患於弊之末去而患於救之無方不患於救之無方而患於言之不用臣豈知臣之所言能救當時之弊能爲當時之用也然芻蕘之言古人所採狂夫之言聖人所擇臣之所獻豈盡無補哉伏惟　聖裁

捷雲峯賦

漢城試魁

叙曰大抵建不世之功者必能開不世之業是故大禹平洪水而受帝舜之禪湯武除民虐而致歷年之久以至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何莫非有是功而致是命歟是非覿其天命也功之所至民必懷之民之所懷天必命之所謂暴之於民而民受焉之於天而天受者也惟我 太祖以神武之資當麗運之季盡忠於上施仁於下欲振衰微之運以爲興復之計躬擐甲冑親犯矢石救民於水火措民於衽席其功皆不細矣天命之拳拳詎不信歟

億萬世無疆之基實有由於此矣書生僅以雕虫
之學未能頌聖德之光但以嘗見拜以獻賦其詞
曰
伊昔潛龍在下陽德韜光操雞之業旣衰夢尺之瑞
未彰伊獷俗之跳梁兮迭交侵而橫疆爛干戈之不
息兮爲生民之巨病孰奮興而仗義兮振威武而一
正喟　太祖之神聖兮悼時運之不競受綸綍於九
重兮帥熊羆之三軍始鷹揚於雲峯兮已島夷之崩
分啻一戎之暫試兮訖三捷之告君是猶制梃而鞭
兮奚啻破竹之易一伸華夏之風兮震驚腥羶之志

向微吾君之德兮哀民生之何爲吾其爲左衽兮知
斯言之不欺繄無疆之維烈兮誠莫與而爭功意上
天之生 聖兮實靖夷乎大東宜天命之攸歸兮陟
元后而垂無窮何幸忝身於 聖澤兮若親見於目
中偉萬世之永賴兮極天地而彌隆嗚呼荆山晏
駕鼎湖棄弓恨余生之不及兮目未接於 重瞳撫
遺跡以遑遑兮想 聖德於古疆吾知雲峯勝地德
澤惟香億萬斯年壯圖洋洋風颯颯以傳聲水溶溶
以流芳余於是跪而賦之賦而彷徨乃歌曰五百年
來 聖人作兮千秋萬歲德難忘兮 聖子神孫善

繼述兮天長地久業彌昌兮

紙燈聯句 正統壬戌公與朴彭年仁叟申叔舟泛翁李塏清甫成三問謹甫河緯地仲章受命讀書于津寬寺時作見慵齋談話及大東詩林

做得冰輪摽蔵爲一室光仲章上體如天轉下形象地方仁叟成質資輕楮揚輝避太陽伯玉卵逬頳虬穴寒凝素練霜泛翁面帶十分潔心含一點玆仲章風射寧憂滅夜明不覺央仁叟冬日何須雪秋宵不費囊菡萏擎新艶輕盈倚晩塘泛翁雪裏明神熖更潑照短墻仁叟粹玉元無缺爛紅只欠香仲章薄穿嗔外面明白取中腸仁叟莫誇宵功用應見曉歸蔵伯玉蓮炬收煒爗銀燭避燓

煌泛翁芳心㨾濃艷皓質笑新粧仲章妖姬顏帶酒死士
目回瞠偸光慚見月粘紙認無障伯王籠輕越羅快風
急齊牛狂泛翁一點明星倒十分清鏡張仁叟講榻伴儒
釋塵編照帝王仲章非是韓檠短還如杜焰長仁叟在人
偏需索隨手任翺翔伯王放明寧自喜暫晦不須傷泛翁
燭幽同日月焚玉豈崑岡仲章繼晷勤功業看花占吉
祥仁叟可親兼可畏貽善又貽殃伯王老僧知有意飢鼠
要相防提携憐不久朝日在扶桑泛翁

高山放石聯句同上

高山千萬仞自上放巖石謹甫乍訝響雷霆倐如飛霹

霳（清甫）擊木驚搖翠傾崖觸噴白（泛翁）穿雲出復沒遇物
順還逆（謹甫）猛獸盡橫犇丈夫皆辟易（仁叟）棲鶻忽破眠
蟄龍應褫魄（清甫）避峻勢漸緩臨危走更迫（泛翁）飛走任
高低東西隨觸激（伯玉）牧野士崩角瑤臺姬裂帛（謹甫）崩
騰登崖岸澒洞無蹤跡（清甫）初來誰敢當畢竟莫與格
（泛翁）飛疾隕宋時勢急崩梁夕（伯玉）奪稍俄至三橫戈一
當百（謹甫）車馳萬壘平鼓動千軍擊（清甫）壯夫騎驥騏埈
坂加鞭策（泛翁）可轉合編詩能飛宜見射（伯玉）駿水如走
壑驚駒似過隙（謹甫）取次聞天籟容易動地脈（清甫）聒耳
奔車過閃眼駭虎擲（泛翁）致遠不假蹄飛空豈須翮（謹甫）

超罝逸兎狂㹹子怒猊嚇 伯王 身輕一鳥疾響大空山窄 清甫 一飯脹胸膈三杯傾琥珀乘閒淩崋嶧軟脚何跛躄送寂諒無由放爾聊怡懌 泛翁

聞笛聯句 同上

一聲何處笛中夜聞翠巘 謹甫 撼月響何高隨風飄更遠 清甫 清滑鶯轉喉圓流丸走坂 泛翁 側耳撼哀音傾心排悆懣 仁叟 悠悠鏡裏情娟娟山中晚 伯王 裂石清韻壯折柳相思恨 謹甫 清濁自成倫宮商不相混 清甫 放去自要妙收來竟婉娩 泛翁 據床美已久倚樓興難玩 仁叟 奇韻今聞蔡清嘯誰記阮 伯王 庭除梅花落海底魚龍狠

謹甫初鶯引而長久喜清且婉清甫豈獨隴笳吹能令賈胡遁泛翁緌山鳳聲清泓下龍音蜿仁叟哀動旅關山怨潑嫠室閫伯玉梟梟聲轉哀悠悠意未穩謹甫來時耳何傾去者手難挽清甫驚風捲塞沙寒雪吹黍苑泛翁聽之殊不厭舞我宜墫墫仁叟工吹是誰子創智寧無本伯玉子晉元不死桓伊疑生返謹甫孤吹獨鶴吟齊作千牛輥清甫咽咽如泣訴呢呢同沓噂寄語吹笛子珍藏慎勿損伯玉聞韶不知肉我亦忘一飯仁叟愛之不自已爲爾攄繾綣謹甫

井賦 文逸

廣興倉副丞李公依仁墓碣陰記 癸亥重印時追録

公諱依仁初諱淑仁姓李氏系出驪江曾祖允芳嘉靖大夫同知中樞院事祖珍通訓大夫判司僕寺事父猷通政大夫工曹叅議娶朝奉郎典校寺丞知製誥崔守雌之女戊寅七月甲戌生公形貌魁偉氣度寬嚴寡言而敏事歲丁酉春中司馬試一時同輩愛而敬之不敢稱爾汝推以爲長者己酉秋丁父憂居廬哀毁服闋猶未忍去仍居墓側常若過庭事母至孝教子甚勤惟事詩書不求聞達者有年矣庚申七月爲知己宰相所薦初拜東窰直長至啓功郎行廣

興倉副丞己巳十月乙巳以疾卒年五十二以公之才之德不得見用於世而年亦不壽爲一時士林所悼粤明年閏正月丙午葬于廣州聲串里瞻星原壬坐丙向乙酉八月追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因子職也夫人延安宋氏曾祖光彦奉常大夫成均大司成祖興道奉常大夫和寧少尹父九賛奉訓郎京市署令娶交河盧氏辛巳六月癸酉生夫人盧氏懿德府左司尹洞之女慶原君㟧之孫慶陽府院君頊之曾孫軍簿判書朴瓊之外孫世爲三韓右族夫人生而淑婉受曹大家女誡學於嚴君動無非儀事公敬

以順事舅姑禮以和敎子義以方及公之卒哀慟幾
絶吊者不忍聞朔望雖祁寒暑雨不廢親奠事姑益
謹一如公存之日姑年八十六而卒親執斂襲極盡
哀禮丙戌四月封貞夫人丁亥七月壬申以疾卒年
六十七其年八月庚申祔葬于公之塚右異室同塋
有一女二男女婿軍資副正李永宣死無嗣長男貴
孫次男禮曹叅判繼孫早登科第歷敭中外所至有
聲績時論籍籍以公輔期之有孫并嫡庶十有一人
嗚呼明公懿德一代所尊不必官之貴也名閥高風
千載所傳不必年之壽也令胤堂堂巍乎邦國之彦

庭訓然也蘭孫奕奕蔚乎門庭之秀慶毓然也求之今古有誰儔焉叅判與我同姻知者莫如我也是以揭辭用表墓前

右文得於叅判繼孫之後孫家盖叅判與公爲友婿云

崇禎紀元後八十九年丙申追刻于十代孫命熙示川郡官所

樂安客館記 見輿地勝覽 癸亥重印時考出追錄

樂安劇邑也東望閑雲西極金鰲南臨大海北據金錢地廣民稠一區平衺南方形勝此爲最㬥自倭奴

入寇居民走徙沃饒汚萊至失地而寇愈甚將復之不暇寧有所謂堂舍者乎既而雖還其地民尚未鳩集邑人節制使金贇吉師部民築土城郡守愼原節因舊地搆廨宇然時當草創制度隘陋迄今年代愈遠頹圮滋多歲庚午河濱李公茵來守是郡政修訟簡百廢俱興明年聚衆咨度增新舊制取材陶瓦乃闢公館直幾楹橫幾楹不華不陋接使華施敎令吏民之趨造皆於斯得焉而莫不相慶云云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李石亨並魁生員進士兩試舊例生進放榜時到 闕門生員由左夾門入進士由右夾門入各以榜次至是生進並壯元互相援据日旴不入 上聞之 命開光化門壯元由光化門其餘生進各由左右夾門出文獻備考

正宗弘齋全書中日得錄人物篇曰樗軒早年魁科聲名籍甚而讀其遺集絕無浮華可想其爲醇厚君子也今其子孫奕世隆顯推爲吾東中族餘慶之報豈無以也每置几案時時披過弘齋即正宗大王別號

張天使詩 按年譜天順四年公爲黃海道觀察使時

多君國之彥匪爲山澤癯心跡胡自異高軒乃名樗此木夙擁腫置身惟櫟俱弗爲青黃用弗爲棟樑輸眷兹溝壑志婆然無世虞伊人雖顯隆所志良足譽成功慎自保寵利難久居富貴衆所忌名節須不渝謙者終受益嗇始末乃餘莫謂此寓言可以循聖謨

李觀察以樗軒詩軸求余詩燈下書此以復誠達意而已

天順四年上使禮部給事中張寧

此詩 肅廟丙申十代孫命熙添刻于永川官

右三條癸亥重印時考出追錄

戒溢亭記　金守溫 乖崖拭疣集

水於五行其體最微而其性無定坳而停之則爲池爲沼決而行之則爲溪爲澗夫行水之動也則有周流無滯之義故智者於是乎有所樂止水之靜也則有盈虛減滿之道故君子於是乎有所鑑吾壯元延城府院君李公園中有亭亭下有池同年乖崖子造焉則引而觴之於其上曰吾池之水方塘數丈積波數尺其小無匹然且寓其情興繞水徘徊嘗溝其下流障之以石水滿則開之水減則障之不滿不減常

使水平以爲玩他日親朋萃止與坐而彈碁置酒飲歡石乎忘其開水乎忽其滿則須臾之間莎沉岸沒浸淫於几席而賓主爲之忙忙因思世之或門閥之隆赫或祿位之崇高或道藝之贍敏或錢財之富厚有他人所未有而恃其封己則鮮有不盈而滿滿而驕者是豈非吾池之溢而可以爲戒之大者乎且人之或兼其有而不得不驕猶吾池之塞其已流者不得不溢吾故曰人無於人當於水鑑也昔者赤之適齊乘肥衣輕士之溢也管仲相桓三歸反坫大夫之溢也問鼎大小楚子之僭也而非諸侯之溢乎竆兵

黷武秦皇漢武之好大也而非天子之溢乎是則其所當戒宜無大於溢故吾夫子之拳拳以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爲先王至德要道之本而語於曾子也且吾蔭吾亭而且臨之得於水性悉矣其或風和景明波恬綠靜天光雲影昭回照暎則是水之平而性之清也其或街童巷子尋春栽花賊柳狂塊悖石雜然而投則泥汨濁起魚驚鼈縮蛙黽皆遁雖芙蕖蒲蔕之生乎四渚莖傾葉敗亦且殃及何暇澄涵萬類而得其本然乎故水平則體靜體靜則性清性清則衆物來照比之於心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天下

之理皆由此出天下之大本也若其泥汨之濁則陷於人欲之累也雖然水之清濁人所易見而水之滿溢人所易忽欲清心以得本體之明非嗜學之士不能小不謹則驕溢自至乃人人之所當戒此吾之不此之取而取涵波戒溢名吾亭也子其演其義乖崖子曰壯元以三科壯元文章勳業蔚爲一時之名卿而位極人臣空其自視欿然而深戒於溢德也夫流水之不舍晝夜固可以爲智者之所樂而止水之盈虛消息又可以爲反省之功若其清濁之分亦吾心理欲之辨宜乎壯元之善觀於水而取譬之切也雖

然今狀元所說水之澤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先靜而後動者也夫水匯而爲七澤五湖然後沛然流爲江淮河海以達于溟渤而爲大瀛海則呑吐日月出沒鯨鯢大旱焦土而不爲減大浸稽天而不爲溢無池沼之可停無溪澗之可行則雖欲求夫盈虛之道顧安所取而彼一石之開障而特爲之减滿特水之小者也惡足爲大方道乎壯元莞爾而笑曰吾與子言者吾池之水也若其瀛海之說請俟異日覔理之乖崖子遂筆之爲戒溢亭記

挽詞 魚世謙

星文動奎壁國器鍾瑚璉少小志學問夙夕誦墳典
橫奔千里駒妙絕五色繭學海日波瀾藝苑曾席卷
七縱賈餘勇三捷魁妙選鑾坡幾草綸鈴閣還滌篆
民庶歸耕鑿儒林得冠冕朝議屬分憂物情同舉善
皇華咨靡盬棠茇期勿剪平反京兆春榮耀學士輩
觀光西路遐返節東海緬鴻毛羣而舉驥足行且展
功成泰山誓位極樞府踐氣和春作團守確石不轉
昔在先父時久共集賢撰所業頗同調相期誠不淺
晚年松下飲長嘯胸中遣於時陪杖屨豈意容涊淟
自我遭酷罰惟公獨安顯三年過駒隙一笑訪駑蹇

謂言我優閒可與汝游衍酒盡意不闌言溫心愈辨
聖朝要盬梅公論望台鉉佇見首鵷班行看問牛喘
天公殊杳冥世事劇乖舛如何困兩竪不得施神扁
終虛鳩杖賜遽愴蒿里餞杯空太白月碑托羊公峴
芝蘭寄餘芳刀几生新蘚存亾百年恨不覺雙淚泫

右　洪敬孫

精鍾光嶽出塵標忠義謨猷佐六朝落落聲名三榜
首巍巍勳業一時超鑾坮鳳閣文章老栢府薇垣氣
槩昭雙璧承家爲國寶綿綿餘慶衍宗祧
天佑東方降大才斯文山斗望嵬嵬勳高麟閣千年

盡名動龍墀三榜魁函丈奮魚言下動滿城桃李手
中開寂寥池館風流盡獨立蒼茫不勝哀

右　　　　　　　　　　徐居正

一代三韓傑一年三榜魁功名判樞府勳業上雲臺
忽此文星墮其於樑木摧陪從四十載執紼不堪哀

洞中祭文

光嶽騰精天挺豪英居三榜首磊落聲名鸞臺鳳閣
玉立亭亭薇垣柏府萬古風淸三道觀風澤被生靈
斯文山斗名教日星輔理功高赫赫勳盟君封府院
屹屹延城燕居開沼戒溢名亭於焉逍遙以樂太平

一洞人斯儒雅景從詩酒兼碁絕世高風謂享百齡
山仰永終何期一疾之嬰乃摧天柱之峯吾儕焉仰
憂心有忡花朝月夕誰與爲同雲烟慘澹洞府濛濛
幽明雖異誠則可通祇薦薄奠魂兮不懜伏惟尚
饗

丙子作 心與事違古人亦有如此者

李石亭延安人 英廟朝登三壯元名冠一
時最與成三問朴彭年諸人相切 光廟受
禪適丁外憂服闋卽除全羅監司丙子六月
二十五日成三問等獄事起石亭以外任之

故不爲連累二十五（即七字之誤）日巡到益山聞
諸人盡死遂題一詩懸于壁上書曰丙子六
月二十七日作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
松縱有哀榮異寧爲冷熱容其時臺諫啓請
鞫問詩意 光廟覽之曰詩人命意不知所
在何必乃爾事遂止先是高麗掌令徐甄入
我 朝不仕退居于衿川一日作詩曰千載
神都隔漢陽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
安在潑恨前朝業未長臺諫亦請鞫 英廟
答曰徐甄不仕本 朝元無可問之事李氏

宗社豈能傳之萬年有臣如此亦可嘉矣置之事亦鮮

丙子六月廿七作掛在金馬之軒壁處竹秦松意何在徒勞請鞫論籍籍 天心有主事包容一言溫潤如春融豈不感激臣深衷前朝掌令亦有此 英廟當年嘉節義植我綱常遺後嗣家法相傳真有自

沈舍人光世號休翁休翁集海東樂府中有以丙子作爲題而系序與詩者故癸亥重印時考出追錄

有明朝鮮國純誠明亮佐理功臣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知成均館事脩文殿提學 世子左賓客延城府院君 贈謚文康公樗軒李公

神道碑銘 並序

恭惟我 世宗大王遠撫長駕延攬羣材修起禮樂損益章程以開昌明博大之治儒學文章之士於斯爲盛雲蒸龍躍鱗集仰流以左右鴻猷者指可多屈其最著者曰樗軒李公諱石亨字伯玉世傳延安之李來自唐中郎將李茂以副將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于延是其鼻祖云至麗朝有諱賢呂判

少府監高祖諱孝信版圖判書曾祖諱匡司僕正
贈兵曹判書祖諱宗茂工曹典書 贈左贊成考諱
懷林侍衛司大護軍 贈左議政妣春川朴氏司僕
正彦之女議政天性至孝朝夕躬掃家廟喪祭一遵
禮制 太宗寵遇極隆晚無子禱三角山生公於乙
未十月前一日議政公直禁省夢坐大石白龍拆石
而出覺則舍人報生男名公以此也狀奇偉骨格異
凡稍長文思日進十四魁陞補入學成均聲名已藉
甚二十六並魁生員進士及第初試翌年連魁三榜
設科以來未嘗有也 英廟大喜得人直拜左正言

知製　敎命三館　賜宴闕門外俄被選　賜暇讀書于眞寬寺拜集賢殿副校理同撰治平要覽以編修事殿不煩他務遂陞至應敎丁卯重試對策公又居魁而同公優等者八人　親試定甲　御題八駿圖任製各體公始製箋以天佑作之君聖人應千齡之運地用莫如馬神物效一時之能爲頭聯成謹甫言今塲可畏莫如李某見而紿曰君欲效老學究對儷爲工耶且以馬對君無乃不可公長者信其言捨而製詩成瞷知之掠其聯爲箋竟占一頭公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成曰我能屈不屈人之膝一時傳爲

勝談超授直提學辛未議政卒廬墓三年服闋拜直
提學甲戌陞通政仍前職乙亥 光廟卽位拜僉知
兼成均司成公在集賢凡十四年始遷他職丙子出
爲全羅監司瓜滿拜刑曹叅議又出判公州 命陞
嘉善治以勸學爲先未及期化大行召拜僉知以修
文殿提學朝京還 上曰特召李某者將以大用何
寂寥耶 命拜漢城府尹 上將西巡海西缺方伯
難其人 特命公往公翌日登途整理延鑾區劃無
欠 上大喜褒賞甚渥陞秩嘉靖拜刑曹叅判大司
憲先是臺官以言事多獲罪公風裁凛然甚得論事

體疏劾一大臣貪縱辭激切 上嗟嘆卽召見降御榻命進勺握公手曰向使任言責者皆如卿予豈不從仍以疏示左右曰今不得庇護某矣卽允之然公亦不久而辭遞拜京畿觀察使戶曹參判陞資憲判漢城府事兼左賓客時設號牌五年不就特擧公摠治悉以委之俄陞崇政兼八道都體察使辭朝又加崇祿公判京兆七年 上常曰卿勿嫌久事成將以待卿 光廟升遐以告訃請承襲如京還加輔國成廟卽位拜判中樞 命兼知成均館事故事主文者必兼知館而時主文者久不釋故特有是除蓋以

公文學宿望常欲以　命公者酬之也公亦以育才爲己任與二三儒老輪坐明倫堂訓誨多士甚有薰陶之效辛卯錄佐理功封延城府院君　光廟嘗謂公曰再三勳盟卿何獨不與然必爲他日功臣至是果驗丁酉卒于第春秋六十三　成廟悼甚輟朝減膳祭及葬俱如禮謚曰文康葬龍仁文壽山圍隱先生墓左麓遺命也與夫人鄭氏同塋公寛平而嚴重端雅而剛正識見超邁論議正大決大事亭疑法片言傅古義毅然不可奪居恒無疾言遽色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雖親莫敢以惰容近訓子弟常如

寒素子渾殿講通經 特命除職公固辭曰此兒年
少何敢早干恩澤安平大君貴而好儒聞公名艶
慕之累遣人求一見公終不往亦不受其遺人以爲
先見 光廟踐祚公以先朝帷幄形跡自孤齮齕者
伺公萬狀公凝然自持無幾微見於色辭絶不競馳
而求進又力求外以遠害在湖南聞六臣之死題詩
於益山東軒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
異寧爲冷熱容蓋寄哀而示志也有人惡之於 上
且請按治 上曰此特詞人詠物何必深求終不問
後 上益嚮重公禮遇殊絶雖格於時未果顯擢而

陞超日隆嘗於內殿宴公　中殿親執御衣一襲以
賜之　命宮女製三壯元詞歌以侑酒自是每召飲
必謌之嘗謂公曰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非卿而誰公曰臣不敢當公筆法妙一時集賢諸公
發願詩亦以公書爲首公嘗撰大學衍義輯略二十
一卷隨箋上進　上嘉奬賜鞍馬卽命印頒晩年官
閒詩酒自娛家在泮水西溪壑窈窕葛巾藜杖嘯詠
其中客至留小飲人望之如神仙清愼節儉不治生
產業位極人臣而斗屋蕭然有屢空之歎構茅亭數
椽於園中名之曰戒溢平生飭躬訓子弟皆以是卒

之日朝野悲號哭吊賻無不盡公著述甚多而散失殆盡 明似成字之誤廟朝命裒輯印頒僅二卷行于世噫文章之選莫盛 世宗朝 公每舉獨冠多士一時羣材莫敢望焉倘非公之望實洽於朝野烏能若是其卓卓當乙亥丙子年間延遊諸人非禍則顯鏜燮鼎鑊判於左右而公獨履順居正危不詭隨負勢者不能屈工讒者不能間倘非公之樹立如是卓卓烏能免於及哉公雖未躋大拜位望固已顯隆矣而人猶以不盡用爲恨惟其用之不盡也故其名愈益重世之望公如泰山喬嶽至今婦人孺子皆能誦之

不衰觀於國乘野史可知已公之內外諸孫共一千五百餘人世繼簪纓蟬聯登筵豈其不盡用者在是耶不肖孫廷龜生於公沒百年之後秖奉遺訓忝竊名位雖典刑邈焉未及見道德之光輝先君子常以太史公臨絶之語托於不肖曰我先祖高名大業赫赫照人耳目非子若孫所敢私惟是墓道不朽之業予旣齎志未遂汝其勉哉不肖孤夙夜佩服耿耿三十年所矣敢以平昔先君所詔者詮次如右盖有略而無溢云銘曰天眷　聖王蔚啓昌期惟嶽降靈乃魁多士乃儀于朝金門歲星　雲龍風虎千載一

時拔茅彙征　如彼祥鳳噰噰麗霄瑞世文明　黃
麻六經振玉鏗金萬竅俱瘖　黼黻皇王笙簧禮樂
日虛聖襟　天地變化公惟自靖亨以濟艱　進不
離正貞不絕俗壁立危班　雖居散秩恩遇日渥士
望愈碩　京兆七年體察八路所至手額　成廟之
初擢長成均蔚然儒宗　榮名佐治優游盟府位聯
上公　發揮曾書纂成治鑑筆下經綸　名標文苑
功著儒林澤在斯民　文壽之山昔賢所宅公卜其
麓　芳徽不孤百世如昨過者必式
公前配烏川鄭氏縣監保之女圃隱文忠公之孫後

配高靈朴氏宗廟署丞真言之女鄭氏生一男曰渾
文科掌令朴氏生一男一女男曰浩進士女適府使
宋汝諧此公之子若女也曰大護軍壽長命長福長
孝長同知順長文科僉知敬長原陽君邊士謙公之
孫行曰承旨巙縣監巇監察𡵆縣令啓兵使邊明瀓
郡守邊季瀓司評朴謹等三十四公之曾孫行曰郡
守廷秀廷華廷虎縣監麟瑞麟趾麟定判書廷龜僉
知廷顯崔淶津判書邊協等八十七公之四代孫行
曰縣令贇寶資右贊成貴參軍賚察訪實蕡縣監蕆
汝興中興永興監察楫檣梯櫓樞橈楠欄楧樺司諫

明漢修撰昭漢判尹邉應星兵使邉應奎掌令邉應
壁兵使趙誼趙訒趙諶承旨韓孝仲察訪金積敎官
閔後騫縣監崔應斗府使李廷哲主簿朴太健太華
司藝洪霙鄭玄源朴知警李運閔相元許繼忠鄭象
海等二百餘公之五代孫行曰敎官時尹時曾時孟
時程時說時達時敏延陽君時白時聃牧使時昉時
亮時益時稷時頤時陜時尚時良時英時俊時藝時
遇時選時進時迪時健時燁時燮時爋時煥判書吳
允謙正郎吳允諧察訪吳允誠允誠承旨申應榘正
李舜民洪汝一邉慶胤翰林金卨金慶餘縣令尹吉

元承旨張自好柳秀春邉屹崔峻天金俊男縣監朴
峻成弘憲僉知趙國信國哲國俊佐郎韓必遠必厚
必久副正邉忠範永安尉洪柱元許晌等二百四十
餘公之六代孫行曰遠基憪博悌悰縣令恪恒憬恂
憕惇俺悅具達天具鳳瑞等五十公之七代孫行此
掌令出也曰郡守宋世忠宋世良尹伯齡公之外孫
曰叅贊宋麒壽叅判宋麟壽贊成丁應斗縣監成悌
元等十三公之曾孫行曰大司諫宋應漑牧使宋應
洞副提學宋應洵應期應光應慶監司尹希吉判書
尹自新郡守尹克任都事申承緒校理金瞻僉大脩

監司丁胤禧叅議丁胤佑叅判丁胤福尹仁涵等四
十一公之四代孫行曰右議政申欽監司申鑑正宋
碩祚孝祚裕祚顯祚邦祚廷祚熙祚甲祚叅贊李慶
全判決事李愖叅判南以信李尚信李惕監司丁好
善丁好恭丁好寬丁好恕丁好德等一百三十公之
五代孫行曰叅判宋錫慶權盼權昕東陽尉申翊聖
申翊亮丁彦珪丁彦璜南斗瞻李晋英等一百五十
公之六代孫行此府使出也曰導壤守公之孫曰洪
佑卿李岑等八公之曾孫曰洪儀李天鵬慎泓等八
公之四代孫行曰李宗誠李克一金重鎰等十三公

之五代孫行曰金克新慎惟一慎惟誠等二十五公
之六代孫行此進士出也派遠而不顯者幼且未冠
嫁者不盡錄

四代孫輔國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贊成兼禮
曹判書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
子貳師李廷龜撰

樗軒先祖墓表 芝村集癸亥重印時追附

公諱石亨字伯玉號樗軒延安人我李盖出自唐中
郎將茂云考諱懷林大護軍　贈左議政妣朴氏以
乙未十月生公十歲朴夫人卒十四魁陞補二十六

魁進士生員及第初試翌年又並魁三場辛未丁議
政公憂庚寅判中樞府事辛卯賜純誠佐理號封延
城府院君丁酉二月初八日卒四月葬龍仁東文秀
山圓隱鄭先生墓左麓夫人鄭氏即先生孫監察保
之女先公卒葬於此至是同塋噫公當　世宗文治
之世旣以八文章見稱大小科三場皆冠多士牛耳
之執亦獨見推其豪健雄偉何可量哉歷事　五朝
出入內外判京兆七年都體察八道其勤勞固已著
矣晚又特兼成均訓誨多士有作成之效至　成廟
初乃以措世治平爲功臣其勳業可謂盛矣至於學

問公雖未嘗自任然以真西山大學衍義删繁就要
作爲輯略以補君德治道苟無積學所得烏能如此
觀錄勳敎書中精硏性理之學道本有源一句亦可
知矣抑公與成三問朴彭年諸賢旣同　賜暇讀書
且以道義相砥礪情甚親密當壬申癸酉間公在草
土廬墓中及　光廟受禪又卽出爲全羅監司以此
丙子之獄得免逮累而公適巡到益山聞六臣死遂
題一詩懸于壁上書曰丙子六月二十七日作詩云
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哀榮異寧爲冷熱容
盖寄哀而示志也臺諫啓請鞫問　上曰詩人命意

不知所在何必乃爾後 上益嚮重公禮遇殊絕雖
格於時未果顯授嘗於 內殿宴公 中殿親執御
衣一襲以賜 上命宮女製三壯元詞歌以侑酒又
謂公曰五百年必有名世者非卿而誰且曰卿必命
世才也盖公之題詩也固不以死生爲意 上旣不
之罪又從而眷待之以全終始豈不與六臣萬代忠
臣之褒同一微意也歟近世沈公光世所著海東樂
府有丙子作一篇以公之節義比之徐甄曰前朝掌
令亦有此 英廟當年嘉節義此實百世之公論也
公之三魁大名至今婦人孺子皆能傳誦而乃若勳

業之隆學問之工節義之卓亦莫非世所尊仰者延安章甫有立祠俎豆之議云始公未生議政公夢白龍拆大石旣生有青胞褁之剖之則肥膚甚黑遍身有毛夫人謂爲不祥欲棄之議政公以爲此奇男也不果棄臂上有黑文大如手隱隱如龜形將有喜事夢臂龜必繞身行動稍長狀貌奇偉識度恢弘技藝亦絶倫善書善射且善飮酒人稱爲無量飮盖不但詞學節行實有文武全才所抱負甚重而猶未盡展布識者恨焉鄭夫人生一男渾文科掌令後夫人高靈朴氏 宗廟署丞真言女葬在別岡男浩進士女

適府使宋汝諧內外孫多至累千人始公歿有短表只記姓名卒葬亦且漫漶不可讀玆謹通議諸宗改竪他石仍敢略書公事蹟本末如右至其世系履歷之詳具載於大碑中此不復贅云

行狀

公諱石亭字伯玉號樗軒延安府人曾祖諱匡中顯大夫司僕正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祖諱宗茂嘉善大夫林州府使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太祖原從功臣父諱懷林保義將軍忠佐侍衛司大護軍　贈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延城府院君
太宗原從功臣母朴氏春川人　贈貞敬夫人通
訓大夫司僕正彦之女也議政以忠實之行受知
太宗朝夕不離左右及　太祖北巡適贊成退居于
安邉村舍　太祖起以扈從議政辭於　太宗曰父
扈從　太上而臣在此心實未安　太宗墮淚曰因
命扈從何嫌焉嘗一日　太宗握其手流涕曰如
此風雪不知乃父從　父王住在何處冬月疾作思
食西瓜　太宗親於宮中擇遺之其承寵遇雖勳戚
大臣無以加之又爲人天性至孝生事死葬一盡其

禮每朝夕躬掃家廟焚香禮拜雖風雨之日急遽之
際告面之禮未嘗或廢以永樂乙未冬十月丁丑生
公議政晚無子禱於三角山公生之前夕議政適直
禁省夢白龍拆大石踴出出而飛騰夢覺則舍人走
報生男其名石亨蓋以此也公生而有青胞裹之既
剖之則肥膚甚黑骨節麤踈遍身有毛夫人謂爲不
祥將棄之議政及見之大喜曰眞奇男也不果棄臂
上有黑文大如手隱隱如龜形將有喜事夢臂龜必
繞身行動稍長狀貌奇偉氣度寬弘好學不倦年十
四就學於東學以年少聰敏揀補吏文習讀公怒曰

丈夫安能效舌人之爲拂袖而去之以升補居魁入學成均自是學業日就爲儕輩所推正統辛酉年二十七春魁生員進士兩榜夏又魁及第設科以來一年三壯元獨公一人而已 世宗大喜得人受百官賀禮直拜承議郎司諫院左正言知製 敎仍 命三館於光化門外慶賀令諸王子觀之盖寵之也時安平君方酷好儒士及公魁三榜欽慕不已饋贐不絕屢遣人邀公一見公終不往後人以爲有先見之智云壬戌春陞奉訓拜司贍署令知製 敎以修治平要覽授閒官也秋加奉直郎冬拜集賢殿副校理

知製 敎經筵撿討官甲子冬加通善丙寅夏陞通
德集賢殿校理知製 敎世子右文學兼春秋館記
注官丁卯夏陞集賢殿應敎知製 敎世子左文學
兼春秋館記注官秋重試第七人超授朝散大夫守
直集賢殿知製 敎兼春秋館記注官 世子右弼
善兼左中護己巳冬加奉列景泰庚午春加奉正辛
未春加中訓尋陞集賢殿直提學知製 敎餘如故
秋加中直議政卒廬墓三年癸酉冬服闋復授集賢
殿直提學知製 敎經筵侍讀官兼春秋館記注官
甲戌夏加通訓秋加通政乙亥夏陞通政大夫僉知

中樞院事兼成均司成公在集賢昵承 恩寵首尾
凡十四年至是始授他職爲堂上官是年夏 世祖
卽位出爲全羅道觀察使丙子秋拜禮曹叅議尋遷
刑曹天順丁丑秋陞嘉善大夫出判公州牧使朝議
以公非百里之才明年戊寅冬 召拜僉知中樞院
公在州僅十數月聽訟牧民之暇以策勵儒士爲己
任每月三旬親自講問以勸懲之人材非復曩時之
比明年中生員進士者至十餘人謂公勸勉所及多
詣門謝之己卯春以虎賁衛大護軍修文殿提學奉
使赴 京秋陞上護軍公白公州召還比年沉滞不

顯授一日以別雲劒侍立　上顧謂左右曰李某自
公州未滿期特召者將欲大用也今以行職久滯無
乃不可乎　命拜漢城府尹庚辰春有　朝廷使臣
又　上將巡西界事甚煩劇而適黃海監司有缺朝
議難其人　上特命公往公聞　命翌日登途及
上之幸本道也公於道界迎　駕扈從至平安境而
還　上初欲徧巡沿江諸堡無何　大駕遂廻事出
倉卒吏民顚倒而公能從容處置竟無欠事　上初
入黃海界上　召公謂曰向於卿道適意巡遊及到
平安事太相反玆不久留促駕以還卿安知我廻程

如是之疾亦有何等政治使我安心至此也因 戲曰道主雖厚我然以有我土地故也何喜之有遂大嘆一日 引見公謂臨瀛君曰李某當飮以何等酒器君曰李某大飮無量人也當飮以大器 上曰君誤也予所問者非不知李某之酒量然李某是道主方應接我等若飮以大器主人醉倒客何賴焉遂賜鞍馬大加褒賞陞階爲嘉靖大夫他日見公必顧謂 中宮曰此是昔日西巡時黃海道觀察使冬拜中樞院副使辛巳春遷刑曹叅判夏拜司憲府大司憲先是憲府以言事失誤多見貶黜及公長府論議

佷慨然有振起頹綱之志一日疏劾一大臣貪汚
不法狀詞甚激切疏上 上歎賞無已卽引見公
命進爵降御榻握公手曰向使前任是職者皆如卿
予雖欲貶之得乎因以其疏示左右曰此李某疏也
今不得庇護某矣卽 允之秋以中樞院副使出秉
京畿都觀察黜陟使開城府留守壬午秋拜戶曹叅
判時令叅校裵孟厚聯魁生員進士兩榜 上適視
學成均親策儒生還宮中路駐輦 召公謂曰裵孟
厚亦可爲三壯元乎公對曰若孟厚文章有餘亦可
爲矣 上嘆曰卿自以能文章爲三壯元耶旣而孟

厚竟居榜尾 上戲謂公曰果若卿言孟厚不及公遠矣冬 特陞資憲大夫判漢城府事時設號牌之法已五年矣而任判府者多不稱 旨故特舉公代之自是凡中外號牌之事悉委公摠治其監掌御史官吏皆得注擬委任益隆甲申冬加正憲成化丙戌春兼 世子侍講院左賓客夏醮子于湖南拜辭之日 命進爵且曰使卿原隰增輝 特加崇政大夫秋出爲八道都體察使巡察號牌形止 特加崇祿公辭曰臣授崇政僅及數月福過災生懼有死亾之患 上曰卿體察外方不可不位隆望重也令之特

授非爲卿也公再三辭免因戲左右曰當使某福過而死卿等共見之公判漢城府凡七年　上嘗曰卿勿以久任爲恨責成之後予將有以待卿每除判書若議政必召公慰解之且曰政丞何必循資而後至也戊子秋　上疾彌留傳位　睿宗命公爲奏聞使未幾　升遐仍以　訃告請承襲赴　京冬遷知中樞府事以漢城府事煩不得久曠也己丑春復　命特加輔國冬以公文學老臣　命兼成均知事是年冬　今上卽位明年庚寅春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夏陞中樞府判事秋改官制仍判中樞府事辛卯春

論佐理功　賜純誠佐理功臣號以本職封延城府
院君　敎書略曰輸誠委質臣子所以事君崇德報
功君上所以御下此實天下之通義有國之令䂓也
惟卿識度恢弘性禀英特精研性理之學道本有源
發揮文章之才手下無敵聯魁三榜擅名一時首選
入於鑾坡久侍從於經幄實爲經綸之偉器非止詞
華之淺名多所歷敭蔚有聲望出按方面則綏寡懷
惠入判京兆則奸豪怵威偉然弼亮之謀允矣巖廊
之器顧予冲眇獲守丕基念國家逬休之由實卿功
篤棐之賴惟嘉績之旣懋豈褒律之敢稽　世祖嘗

謂公曰何再三勳盟一不得參乎然卿必爲他日功臣至是果驗公嘗集麗史可監可戒之事增付大學衍義名曰大學衍義輯略摠二十一卷隨箋上進
上嘉之特賜鞍馬卽付有司頒印丙申秋以樞職送授勳臣例降知事旣而朝議以賢以老不宜降授乃去樞職實封府院君丁酉二月丁丑以疾卒于第享年六十三訃聞 上悼甚輟朝減膳 命有司致祭官庀葬事朝之士大夫莫不嗟悼嘗所與來往洞中諸賢曁遠近宗族爲之哀泣公天資寬雅秉心堅確平居無疾言遽色子孫雖有過失略不以聲色加之

性又剛正無區區干請嘗戒子弟曰宰相子弟年少氣銳乍得美官便挾父兄勢不謹守官職遂犯邦憲貽憂父兄甚不可也汝曹當勤學立身以無憂乃父兄可也子渾在 世祖朝殿講通書 特命除職公進曰此兒年幼時方業儒不宜任職廢業願勿授之

世祖曰如其有志公務之暇足以讀書竟除圜丘署錄事公猶不悅性剛毅嚴重親朋終日戲談未嘗干以世事平生立志以清慎自許不治產業訓子弟必以見金如石故雖位極人臣身沒之日斂殯諸事尚有不贍然性本慈詳宗族之有貧乏者一皆周之

有妹家貧早沒收其二女養于家及長婚嫁一如親
子又識見高明議論經據其處事决疑確然有不可
撓者 世祖嘗謂公曰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出所謂名世非卿而誰公避席叩頭曰如臣之
愚豈敢當此 世祖曰若然則卿必命世才也公曰
臣不佞謏蒙 聖知恩寵至此末由圖報然過誤之
失則臣末可必心知其非而敢爲之臣實不敢 上
又曰我好佛何如梁武公方被酒揮手掉頭曰 殿
下奈何以梁武自處乎遂扶醉而出 世祖嘗於內
殿與 中宮同坐 命公進爵 中宮親執御衣一

襲賜之又 引見內殿 命宮女歌三壯元詞以
侑酒自是凡 引見內殿必以此詞之其寵遇如此
公於技藝無所不通曉習弓矢亦有可觀 世祖嘗
閱武於郊立小的百步之外 命公與仁山府院君
洪允成爲耦公三發三中 上曰允成以武自多今
乃爾耶子與李某耦射以雪允成之恥公亦無所負
世祖大加歎賞曰不圖儒者之至於斯也 命帥
司僕令 上卽位之後崇儒右文留意興學 特命
公與二三儒老輪坐成均奬勵儒生公承 命自以
育才爲己任雖不煩敎誨而薰陶漸漬人材輩出文

風稍振晩年祿崇官閒惟以詩酒自娛家北碧松亭上洞壑深幽溪澗清冷每良辰吉日與洞中諸老策杖徐步或詠或觴日暮醉還人望見者皆以爲神仙云又於園中鑿池種蓮其中構亭其上傍植花卉名曰戒溢亭岸幘宴坐日夕嘯詠消遣世慮乖崖金公守溫作記美之公之所以福祿終天人無間言者未嘗不以戒溢而致之也歷事五朝凡三十七年勤謹守法未有過失終身無一事爲法司所糾人亦不得指以爲是非眞有德君子也公初娶高麗侍中文忠公鄭夢周之孫烏川鄭保之女生一男曰渾庚寅科

及第今爲兵曹正郎後娶三重大匡判厚德府事高
靈人朴林宗之孫 宗廟署丞眞言之女生一女一
男女適進士宋汝諧男浩進士妾子一男一女皆幼
內外孫男女凡十二人成化二十年三月日嘉善大
夫漢城府右尹鐵城李陸放翁撰
太常獻議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溫柔好樂曰康請
謚文康公 敎可

書樗軒先祖舊墓表後 芝村集癸亥重印時追附

按樗軒先祖表石前面云有明朝鮮國純誠佐理功
臣輔國崇祿大夫延城府院君 贈謚文康公李石

亨之墓在右　贈貞敬夫人烏川鄭氏之墓在左後
面陰記云公諱石亨字伯玉號欅軒延安人成化丁
酉夏葬于龍仁縣東寅甲來山辰坐戌向與夫人鄭
氏同塋夫人先公卒葬在正統甲子春且考年譜乙
丑子渾生三登祖考跋文云先君曰噫我先考亦不
克永享服闋越三載壽三十九捐館李陸放翁所撰
行狀在成化二十年三月日卽甲辰年而其文曰渾
庚寅科及第今爲兵曹正郎果如陰記鄭夫人葬在
甲子則年譜中乙丑渾生云者必誤矣果如年譜掌
令祖考生於乙丑則陰記中鄭夫人葬在甲子云者

必誤矣跋文中所稱先君卽同知祖考也其以掌令
祖考謂壽三十九捐館云者則必信無疑果乙丑生
則必卒於癸卯矣甲辰年李陸所撰行狀何以謂令
爲兵曹正郞耶且樗軒先祖卒於丁酉掌令先祖服
闋當在己亥癸卯當爲越五載何以謂越三載耶豈
以爲踰越庚子辛丑壬寅而卒於癸卯云耶豈越三
之三或五字之誤耶又按掌令先祖表石前面云通
訓大夫行成均舘司藝李渾之墓成化甲辰二月葬
在上妣恭人安氏之墓成化辛卯二月日葬在下後
面云公諱渾字而灝考延城府院君石亨母烏川鄭

氏庚寅登第歷監察正言掌令移司藝娶竹山安氏
生三男一女長壽長次命長次福長長女適還士謙先
公卒後娶漢山趙氏生三男皆幼成化十九年卒于
第以遺命葬安氏塋域墓在龍仁縣東中寅山巽坐
乾向據此掌令先祖之卒於癸卯冬而葬於甲辰二
月無疑矣然掌令先祖旣葬之翌月李陸放翁之撰
樗軒先祖行狀旣未可知且其所謂令兵曹正郎者
則其誤尤明白抑此等文字撰述月日及子孫錄或
多追改而書塡者無乃撰狀在癸卯前而追以甲辰
三月書之耶此則容或有此理而鄭夫人之葬在甲

子春云者則終似可疑矣又按曾王考所撰㮼軒神
道碑云公著述甚多而散失殆盡　明廟朝命裒集
僅二卷行于世跋文則又云　成廟末年始命校局
印以鑄字三登祖考跋文則只云承問於　朝印以
鑄字若是　明廟朝三登祖考生於　中廟戊子
明廟朝事當不待同知祖考之教而知之同知祖考
旣生於　成宗朝己亥而　成宗大王之薨在於甲
寅其間爲十六年　成廟朝事宜無不知之理承
命印頒之爲　成廟朝事亦似明白碑文中明字似
成字之誤矣且以㮼軒先祖之葬於圃隱先生之墓

之左麓謂遵遺命有若以遺命始葬樗軒先祖者然而實則鄭夫人先卒而葬於此麓即監察公在世時也所謂遺命乃與鄭夫人同葬之意蓋有前後夫人故也

世系

李之先來自唐世傳李茂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延安是鼻祖云世代綿遠譜牒逸莫可攷今分爲三宗不知始別於何代高麗時判少府監知茶房事諱賢呂於公爲八代祖生文林郎太醫同正諱暎君於公爲七代祖生直長同正諱寅富於公爲六代祖生軍器注夫諱原

琟 於公爲五代祖

生奉翊大夫版圖判書孝臣 於公爲高祖

孝臣 版圖判書 帶方郡夫人梁氏

阿剌帖木兒 仕元朝封延安君 不知所終

匡 中顯大夫司僕正 德陽郡夫人幸州奇氏

宗實 戶曹典書

齊卿 工曹典書兼春秋館事

亘卿 執義

宗美 書雲副正

德英

德枝

宗茂

入我朝爲工曹典書影幀藏在宗家才山郡夫人坡平尹氏

懷林

大護軍

公

渾

掌令

壽長

上將

女

邊士謙

原陽君

命長

福長

孝長

順長

同知

敬長

僉知

女宋汝諧 府使

浩 進士

女道壤守 宗室

年譜

永樂十三年乙未冬十月公生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公年十歲丁内艱

宣德三年戊申公年十四升補居魁入學成均

正統五年庚申秋公年二十六進士生員及第初試皆居魁

六年辛酉春公年二十七進士生員皆居魁夏又魁及第直拜承議郎司諫院左正言知製教

七年壬戌春奉訓郎司贍署令知製教授閒官同修治平要覽　秋奉直郎　冬集賢殿副校理知

製 教經筵檢討官
八年癸亥仍前職
九年甲子冬通善郎仍前職
十年乙丑仍前職 子渾生
十一年丙寅夏通德郎集賢殿校理知製 教 世
子右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
十二年丁卯夏集賢殿應校知製 教 世子左文
學兼春秋館記注官 秋重試第七人超朝散大
夫守直集賢殿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注官 世
子右弼善兼左中護

十三年戊辰仍前職

十四年己巳冬奉列大夫仍前職

景泰元年庚午春奉正大夫仍前職　英廟昇遐

文廟卽位

二年辛未春中訓大夫陞集賢殿直提學知製　敎兼春秋館記注官　世子左弼善兼左中護　秋中直大夫　冬十月丁外艱

三年壬申夏　文廟昇遐魯山卽位

四年癸酉秋金宗瑞亂作　冬公服闋復授集賢殿直提學知製　敎經筵侍讀官兼春秋館記注官

五年甲戌夏通訓大夫仍前職 秋加通政大夫
六年乙亥夏陞通政大夫僉知中樞院事兼成均司
成 光廟即位公出爲全羅道觀察使
七年丙子夏有六臣獄 秋公入爲禮曹參議移刑
曹參議
天順元年丁丑秋陞嘉善大夫出判公州牧使
二年戊寅冬召拜僉知中樞院事
三年己卯春以虎賁衛大護軍脩文殿提學奉使赴
京秋陞上護軍移漢城府尹
四年庚辰春出爲黃海道觀察使加嘉靖大夫冬入

爲中樞院副使

五年辛巳春刑曹參判 夏司憲府大司憲 秋以中樞院副使出兼京畿都觀察黜陟使開城府留守

六年壬午秋戶曹參判 冬陞資憲大夫判漢城府事

七年癸未仍前職

八年甲申冬加正憲仍前職

成化元年乙酉仍前職

二年丙戌春兼 世子侍講院左賓客 夏陞崇政

大夫　秋陞崇祿大夫出兼八道都體察使巡察
號牌形止　冬還京
三年丁亥仍前職
四年戊子秋　光廟昇遐　睿廟即位以訃告承襲
使赴　京乃遷知中樞府事
五年己丑春復命加輔國　冬兼成均知事十一月
睿廟昇遐　成廟即位
六年庚寅春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夏中樞府判
事　秋改官制仍判中樞府事　子渾登第
七年辛卯　賜純誠佐理功臣號封延城府院君

八年壬辰

九年癸巳

十年甲午

十一年乙未

十二年丙申

十三年丁酉春二月初八日丁丑以疾卒于第是歲

四月葬于龍仁東𪋮布里文壽山圃隱鄭文忠公

墓之左夫人鄭氏同塋

樗軒集跋

少之時始得先曾祖樗軒集於尊行柳台幹歸而稟先君想所著詩文必不爲不多若此何歟曰噫我先考亦不克永享服闋越三載壽三十九捐館是時我年四周子季始晬諸兄亦皆弱不振先世遺墨被偸竊殆盡姑夫宋公慨念最親裒拾餘存得若干篇釐爲上下卷盖不能十之一二恐其又失也承問於朝印以鑄字惜當時印本甚尠得者寡傳久益罕見因出草藁二卷曰此先祖手筆姑夫所錄而印出者也後拜季父公示進士重試兩試卷曰我先祖不獨

文章擅一時筆法又臻妙集賢諸公所共推見於閒話所錄發願詩然也而申公濟集海東名跡獨不及焉是何異掎摭星宿遺羲娥者退伏惟是蓋敎也豈不在我音常若在耳耿耿鎸于心倏忽四十年來白髮已種種矣念莫克遂計恐抱恨入地今宰于玆倖稍有羨而起事尚可爲計乃剡梓乃鳩工校舊本正漫訛有不同兩存之自註月日補于題下遺稿試卷彙什後集爲公作與挽章祭文錄爲別集行狀之末倣柳州集添入世系年譜始于孟秋閱月完訖又倩孫秀才旭臨摹草藁數紙謹囑義城李侯仁元刻紫

石補編名跡中此生宿許於是諸矣嗚呼先曾祖文
章德業至今百載後炳炳尚在人不泯若後生末傳
聞者宜於此焉徵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季秋曾孫
義興縣監啓謹書

我先祖樗軒集　成廟末年始命校局印以鑄字而家本散逸殆盡收拾於流傳者只是泰山毫芒人咸惜之印本既寡久益無傳丁亥年間我先君作宰義興捐俸鳩工謀所以剞劂之得舊本正訛誤添以新得詩文若干篇爲後集又添以行狀年譜爲別集分爲上下卷刻藏于縣謂不肖孤曰我祖德烈靡不聞三魁大名獨鳴千古斯集雖少亦足以想見遺風抑何必多也惟是墓道闕顯刻子孫之恥也吾今老矣汝其圖之不肖孤時未釋褐敬受教而藏之心上矣越五年遭壬辰之亂又一年先君下世家中書籍蕩

然無存義縣板本亦被兵燹每一念之愴然興感仍
念不肖孤旣奉承先訓立名文苑屢秉太史之筆多
銘卿士大夫即揄揚先祖事業亦職也乃不揆蕪拙
撰公神道碑銘遂於天啓甲子與諸孫謀樹石於龍
仁墓下又得先集一本重梓於完山府並刋碑文於
卷末我先君推達之志庶幾無憾不肖孤可以歸報
於地下矣遂記斯集之廢興如右云崇禎庚午冬四
代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
筵事監春秋館事廷龜記

我先祖文康公樗軒府君文集始 成廟末年命芸館印以鑄字及後萬曆丁亥高祖考縣令府君宰義興縣鋟以木板尋亾於壬辰之亂至天啓甲子曾王考文忠公月沙府君又經營入梓於完山府尋又亾於丙丁之亂於是印本之行於世者絶無僅有不肖每思其將泯沒無傳而顧無力重刊今者嶺伯金公演以府君彌甥慨然有意於此不肖遂出家藏舊印本托其剞劂仍惟曾王考所撰府君碑文固載在集中而獨子孫錄見遺此恐不可不錄玆謹附刻於碑文之下仍略識曲折如右時

崇禎紀元後七十八年乙酉八月日七代孫通訓大
夫行清風都護府使喜朝謹書

右樗軒先集詩文若干首附錄年譜世系圖並碑文行狀分爲上下編昔在 成廟盛際 命芸館用鑄字印進其後 三登公 月沙公鋟梓於義興完山壽逸於壬丙兵燹又其後 芝村公托嶺南伯刊板而年久遺失板本之行于世者十無一二雖子孫後生罕見其遺集面目或手書而藏之或口誦而傳之見在之本絕無僅有更歷幾年將至泯沒無傳則是豈不大可悶哉今因譜役之甫完仍以鑄字繼印幾本又添入新得數條而識以癸亥追錄以爲壽傳之計焉遂書重印顚末他不復贅云爾 [illegible]

上之卽阼十四年癸亥仲夏十一代孫通政大夫敦
寧府都正德秀謹跋

神葬満

下